

齐鲁晚报
副刊作品选粹

编辑作品卷

主编/孙培尧



黄河出版社

目 录

冯 慧 君 专 辑

两个人的黄昏	(2)
月光·雪地·我和你	(4)
两个人的世界	(6)
遥寄女儿	(8)
再寄女儿	(10)
女儿在长大	(12)
绝对真实	(14)
诱惑:拒绝或者接受	(16)
夜晚情绪	(18)
春天咏叹调	(20)
校园风景线	(22)
生命中,有一段当教师的岁月	(24)
故乡风筝满天	(26)
情不自禁的思念	(28)
城市好不好	(30)
真 情	(32)
寻找爱情	(34)
小别城市	(36)
夜呵,夜	(38)
城市男人	(40)
城市女人	(42)
城市老人	(44)

保卫童真	(46)
城市文人	(48)
城市名人	(50)
城市与书	(51)
城市与水	(53)
城市与足球	(55)
留住我们的根	(57)
编辑手记(十六则)	(59)
亲爱的读者	(70)

大千专辑

介入今天	(74)
读读武侠	(75)
孤独是酒	(76)
年轻的感动	(77)
浪漫依然	(78)
痛哭一场	(79)
不必完美	(80)
久违的心情	(81)
活着	(82)
珍惜你自己	(83)
寻呼真诚	(84)
接受流行	(85)
君子之交	(86)
保持冷静	(87)
书如挚友	(88)
不想诉说	(89)

无所适从	(90)
情有独钟	(91)
太多的追随	(92)
理解摇滚	(93)
从春天开始	(94)
为自己鼓掌	(95)
坦然面对	(96)
感觉书香	(98)
品味平淡	(99)
珍惜美丽的片断.....	(100)
掩卷而思.....	(101)
外面的世界.....	(102)
关一下电视读一点书.....	(104)
重读鲁迅.....	(105)
做一名真正的水手.....	(107)
精神的家园.....	(108)
书中没有黄金屋.....	(110)
严肃的回归.....	(112)
年意.....	(114)
谒聂耳墓.....	(116)
为了大地与鲜花——访作家冯德英.....	(118)
真诚·真心·真情——记作家侯贺林.....	(120)
小城与海城——青年作家钟海城速写.....	(123)
张廷竹和他的战史文学.....	(125)
岁月河中的行吟——记青年诗人曹宇翔.....	(127)
十年辛苦不寻常——青年作家黄强和他的创作.....	(129)

许志杰专辑

近似颠狂恋书情——一位叫王辉的书法家·····	(132)
这里好热闹——走马观《芒街》之一·····	(136)
邮政所有光景——走马观《芒街》之二·····	(138)
地摊即景——走马观《芒街》之三·····	(140)
串访居民家——走马观《芒街》之四·····	(142)
分家·····	(144)
比利时的来信·····	(147)
逛店·····	(149)
桃李不言——为公今度先生送行·····	(151)
躁症·····	(154)
多少期望·····	(156)
勇气·····	(158)
读书：一束大红的玫瑰花·····	(160)
吕剧·····	(162)
今年心情好·····	(164)
狭路相逢·····	(166)
酒仙——纪念我的祖父·····	(169)
拜泰山娘娘·····	(172)
无语人生·····	(174)
世界有多大·····	(176)
一晃十年·····	(178)

韩青专辑

《爱屋及乌》及其他·····	(181)
----------------	-------

遗梦之“遗”——读《廊桥遗梦》·····	(184)
揭起画布的一角——读《画布上的泪滴》随想·····	(187)
与往事擦肩而过——故地重游之一·····	(192)
少年惘然——故地重游之二·····	(194)
寂寂新年夜·····	(199)
豁牙娘娘·····	(203)
曾经存在·····	(205)
激情·泪水·黑白键·····	(207)
惊蛰而出·····	(209)
外公·识字·爱国·····	(211)
独自辛苦·····	(214)
沧海的微沏·····	(218)
暮色乡愁·····	(221)
瞬间逸情·····	(222)
记忆的欺骗·····	(223)
声音·····	(225)
今天是母亲节·····	(228)
发式的喻意·····	(230)
镜中人的彷徨·····	(234)
抖落绯色尘埃·····	(237)
想象情人·····	(240)

李 秀 珍 专 辑

情有独钟月季花·····	(247)
珍藏过去·····	(249)
一双小小手,把我托至人生的至颠·····	(251)
为母亲的女人——写在母亲节·····	(254)

渴望停电.....	(256)
沉甸甸的礼物.....	(258)
孤独童心.....	(260)
美哉,石景园	(261)
过年是一种希望.....	(263)
学学上海人.....	(266)
去闻麦草香.....	(267)
相依相守.....	(268)
迷茫的向日葵.....	(270)
闯海的日子.....	(271)
母亲的心事.....	(273)
不想化妆.....	(275)
孝,是一份真心	(277)
伫立在父亲墓前.....	(279)

桑 桑 专 辑

话说“鲜”字.....	(282)
善恶报应.....	(283)
阿 Q 精神	(284)
为邓大姐送行.....	(285)
评奖.....	(286)
山东人的形象.....	(287)
言必赚钱.....	(288)
大家都经商.....	(289)

盖方鸣专辑

雅俗之间·····	(291)
君子和而不同·····	(292)
鲁迅悼亡友·····	(293)
哀顾城·····	(294)
放松点儿行不行·····	(296)
惜哉,博物馆·····	(297)
教授怎么了·····	(299)
有风吹来·····	(301)
怀念小路·····	(302)
仰面朝天·····	(303)
草的素描·····	(304)
书签·····	(305)
情诗偶感·····	(307)
单眼皮儿,双眼皮儿·····	(309)
养蝥蛸·····	(311)
不饿·····	(313)
我写大字报·····	(315)
育儿偶记·····	(317)
也许是夫妻·····	(320)

孙培尧专辑

渴望同伴·····	(323)
作家朋友·····	(325)
人的名称·····	(327)
一种活法·····	(329)

淡淡的黄昏.....	(331)
距离.....	(333)
走向成熟.....	(335)
“笨人”于太昌.....	(337)
山之子,海之子	(339)
虎痴和他的《百虎图》.....	(341)
艺术就是感情.....	(343)
当我捧起这只手.....	(345)

冯 慧 君 专 辑

冯慧君，男，1965年出生于山东临朐县。当过教师。1988年至1991年做《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编辑。现为《大众日报》“丰收”副刊编辑。有数百篇作品发表，并多次获奖，出版诗集《情不自禁》。

两个人的黄昏

从没相约，从未相识，河畔，那条纤细得像一条脉管、委婉得像一首小诗的小路上，两个影子，那么自然地靠拢了，没有不和谐，没有胆怯和冲动，一个颀长，一个柔弱。

是在寻找失落的白昼吗？是在寻找枝头栖落已久的疲惫的情感吗？被寂静牵引，被渴望牵引，这样走到一起，我们不会后悔。

你默默地站在我身边，像一头小鹿，要走向一片青青的草地，走了很长时间了，把不安分和傲慢都丢失在逝去的时光里了，只剩下了温顺，笼罩着一汪柔情。我扇形的目光，恰好捕捉了你的一个侧面，被一抹夕阳勾勒出来，有那么动人的神韵，一遍一遍灼烧我的瞳孔。听得见脚步的沙沙声，不沉重也不轻佻，脚印写在铺一层厚沙的小路上，像大地肌体上的一个个美丽的凹陷，连结起一个真实的童话，没有结尾。

风，潇洒地走过，轻轻地颭起一丝丝自然的抑或是人间的馨香。那么动情地抚摸着我们，像在提示着什么……

在瞬间，似乎听到了一种冥冥中的召唤，我们同时抬起了头，望着血光淋漓的西方。半个夕阳，挂在冷峻的山峦之上，在晴和又安泰的蓝色里，抑制不住地颤栗着。我们躯内的血潮，开始澎湃，喧嚣着，沸腾着……心灵之钟，深沉而悠远地冲撞，洞彻了一个广阔而纯净的世界。

两个影子，不再移动，慢慢地重合，慢慢地变淡，慢慢地消失……

当我们重又并肩走的时候，大地已是一片苍茫了。一切都变得遥远了，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似乎什么都已经发生。前面，不远的

地方，一片小树林，被晚风哗哗吹动，作响着诱惑的声音。你还是那么温顺地继续等待着什么，还是那么不声不响地跟随着我。

在一簇堆积的落叶上，我们相偎而坐，开始了静静的守望。

几只蝙蝠，绕着白杨树，回绕成一道道黑色的曲线，翅膀擦着阴沉的光，是逃避黑夜，还是追踪黑夜，我们捕捉着这飞翔的谜。湿气弥漫着，一种无名的迷人的气息弥漫着，充溢着全部回忆和憧憬的空间。我们的情感膨胀着，我们的思绪自由自在地缭绕，我们平静又丰富的感受涂上了一层美妙的釉彩。时间的流失一如既往，生活的延续，亘古不变吗？只有我们忘却一切，像两个调皮的预言家，守望住这永恒的风景。

夜色，浓稠的夜色，漫上来，糊住世界的瞳孔，黑暗的手掌终于拍响了别离的时刻。我们只是轻轻地一握，让情感作了一个短暂的迂回，便分手了，没有回顾和犹豫，许多的言语，只在这轻轻的一握里，无尽的回忆，永恒地驻守在这条小路上、这片丛林里。

多少年后，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两个人的黄昏，这个没有一句话的故事。

月光·雪地·我和你

雪是白天下的。下了整整一天。黄昏时突然就停了，仿佛特意为我们安排的。

云也慢慢地从天边褪去着。开始是一片片地分散，渐渐地就变成一缕缕的。最后，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抽走了。

天空，由迷茫到澄净地晴朗起来。

我们是和月光一起到达城郊那片雪地的。

已经好多次来到这里了，却从没想到会有一天变成如此模样。

雪，覆盖了一切。田野。小路。沟沟坎坎。只有这么阔大的一片纯白，一片光洁。

流淌着的月光，将雪地镀亮。我们的被胳膊连接起的影子剪贴在上面，清晰无比，构成一幅童话般的风景。

重复过无数次的脚印躲藏在月光和雪的下面，默默无语。新的足迹浅浅地印着，像一个个优美的符号，为夜晚注释。

你穿一件蓝色的外罩，在一片白色的反衬中，那么朴素又楚楚动人。月光，落在长长的睫毛上，跳荡着，溶入你梦幻般的眼睛中。

空旷。静寂。无声无息。只有我和你。

我感觉握在我手中的你的手，开始颤抖，微微发热。我更加攥紧了她，却无论如何也没能抑制住自己手的颤抖。

有一股柔情，已经无法阻挡，通过我们连接的胳膊，穿越了躯体。

我们相拥着前行。你的黑发搭在我的肩头，你的眼睛微闭。

我在讲述着一个少年的故事。

这个少年曾经无数次跑过这条小路。在小路的那头是一条河，

河不宽大但水很清，为少年洗去了那么多尘埃，给了他那么多的欢乐。

这个少年后来长大了，是在冬天长大的。是雪、月光和恋人让他长大的。

我们走着。从故事的开始走向结尾，又走向故事的开始……

风，悄悄地吹起。有点凉，又有点硬。

我用我的旧大衣裹住你，以我周身的热量包围你。

你依然不声不响，温顺得像一只小羊。

风，又悄悄地绕道而过了。

而此刻，我们背后的城市，有各种声音传出。

没有人会意识到我们的心境，他们呼吸着，唱着歌或打着鼾。他们梦中也不一定有这片雪地。

我们总会走向城市。但这个夜晚却再也走不出记忆。

两个人的世界

(三章)

背负岁月

你踏着时间的栈道走来。

我在门前的风景里等你。

大群的鸽子在天空上飞着，在目光的极处划一条美丽的弧线。

大片的声音在土地上流淌着，漫过岁月的栅栏。

在抬头的瞬间，我已满脸苍色了。

我的脊背弓曲着，背不动开始和结局，阳光镀上前额，成为古铜色的旗帜，昭示永恒。

你听命于一种辉煌的诱惑，浪迹天涯的时候已将我忘却。有多少梦境遗失于草地和高山，岁月，蛰伏在空空的脚窝里枉自生长。

你归来时，记忆的行囊干瘪了。没有死亡的爱，又开始在眸子的后面静静燃烧，辐射出的光芒，洞穿了我的心壁。

沉重的背负在瞬间滑落。我宽宽的胸脯覆盖了你，成为门前的风景。

离别赠言

松开你的手吧！在握别的瞬间，情感，已在体内迂回。移开你的注视吧！在目光的碰撞里，我们的微笑，张贴上各自心灵的墙。

会有一个长长长长的等待。

会有一个长长长长的思念。

等待是没有颜色的，像一杯淡淡的白水，浸湿瞳孔，流出咸咸的泪。

思念是缤纷的，抽出无数彩色的丝，缠绕岁月，缠绕梦。

我在远方的台灯下为你写诗的时候，你会在那个温馨的小屋里写一封长长的信夹上你的一颗心寄给我吗？

我在城市宽宽的街道上踟蹰而行时，你会去那条瘦瘦的小路寻找那个春天里丢失的情话吗？

离别有多长，思念有多长。

所有的离别，都是重逢。

北方之恋

风会来的。雪会来的。

在北方。寒冰锁住道路。

延伸的欲望，在冰下爬行。

你会来吗？风凉雪大，天空阴阴的，找不到一丝晴朗。

没有阳光的牵引没有树影没有一个男子汉的胳膊导引你的走向。你会来吗？

在一片陌生的林子里，迷路的我，透过树的间隙，久久地望着远方。

北方，一个迷路者。等待着。

风，一趟趟走过去，雪，一片片覆盖下来。

最疯狂的一趟风跑来的时候，带来了雪白雪白的你。

你的红色的小帽呢？你的红色的纱巾呢？还有你的红润的面庞呢？

都被冬天涂抹了，涂抹成了世界的颜色。

有两滴泪，从冻僵的眼眶里，滚出。这是冰天雪地里唯一的液体呵。

遥寄女儿

这是深秋的一个与他日无任何异样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办公室里，落寞无比地静默着。

我拧亮所有的灯，使整个办公室辉煌如白昼，但孤独却没有因此而退缩，它依然顽强地盘踞着我的心灵。

我知道我在思念，在锥心刻骨地思念着你——我的小小的女儿。

你在远方，在某个小城的一个温暖的院落里像一棵小白桦树一样生长着。孩子，这院落是我们的家，它很小很小，小到在小城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但它异常真实且幸福地存在着，青青的葡萄藤、妈妈晾晒的衣服还有爸爸的诗歌布满它的上空，使得它一年四季春意荡漾。

我常常要回忆起去年的一天。

那一天中午就要下班的时候，我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在我手指触到话筒的瞬间，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预感到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了。果然，电话是你妈妈打来的长途，她气喘吁吁地告诉我：“有情况了！”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了！我同样是气喘吁吁地坐上了时间最近的一趟火车。

天黑的时候，我回到了家。200 公里的路途，半天的时间，很短。我却感觉我已奔波了一个漫长的世纪。

没等进家，我便看到面色蜡黄地站在门外的你的妈妈了。一句话也没说，我就扶着她去了医院。当在产房门外站了整整一夜的我，听到你的第一声宣言般的啼哭后，我就难以自禁地伏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炽热的泪水奔涌而出如长河一般。